



艰难的岁月

楊 尙 奎



艱難的歲月

——回憶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

楊 尚 奎

作家出版社

· 1981年 · 北京

內 容 說 明

从1934年江西中央紅軍长征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三年中間，国民党反动派对贛粵边游击根据地采用种种残酷手段，反复不断地进行着猖狂的“围剿”。在这艰难的岁月里，紅色游击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英勇地打击了敌人，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本書作者，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同志，亲身经历了这三年游击战争。在他这部回忆录里，介绍了这个时期丰富的革命斗争經驗，艰苦卓絕的战斗生活，和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記述了許多可泣可歌的英雄事迹，对今天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本書和作者的另一部革命回忆录“紅色贛粵边”，内容大致相同，后者更为詳尽，为了满足不同讀者的需要，均由我社出版。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

字数 38,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張 2 $\frac{1}{8}$ 插頁 4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封面設計：鄒 雅

統一書號：**10020·1329**

定 价：**(3)0.19元**

贛粵边游击根据地是个英雄的地区，一九二五年就有党的活动，从一九二八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止，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二十多年来，经过几次历史性的大变动，根子一直不断，火种一直不灭。

由于条件和情况的不同，贛粵边的武装斗争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红军来贛南創造根据地到红军北上抗日，贛粵边游击斗争主要是配合主力红军創造中央根据地。第二个时期，从红军北上抗日到抗日战争开始，贛粵边是南方红色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它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起了打击和牵制敌人的作用。第三个时期，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九年的解放，贛粵边的游击队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又协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一大片土地。

我亲身经历了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英雄故事是说不完的。重温这一段艰难的岁月是有教益的。

紅軍長征以前，中央對於堅持蘇區和各游擊區的革命鬥爭，是作了布置的。長征後，留下的部隊和地方黨、政機關，由項英、陳毅等同志負責的中央分局統一領導。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贛南，以零都為中心，成立了贛南省委和軍區。以後，中央分局和贛南省委為加強贛粵邊的鬥爭，又成立了贛粵邊特委和軍分區。以原在贛粵邊堅持鬥爭的李樂天同志任特委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把我從省委宣傳部長調任特委副書記；並且調配了一批領導幹部：向湘林任參謀長、李國興任政治部主任、劉新潮（建華）任少共特委書記。同年十一月，由李樂天等同志帶五百余人的一个營和一批幹部，由零都出發，開赴贛粵邊。會合當地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和牽制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勝利長征；並且鞏固和發展游擊根據地，與湘贛邊、湘鄂贛邊、閩西南等游擊根據地聯系，為今後恢復中央蘇區創造條件。

贛粵邊游擊區的革命基礎好，群眾覺悟高。這裡又是蔣介石反動勢力和廣東地方軍閥勢力的結合部。他們反共雖一致，利益上有矛盾：廣東軍閥已經插足到贛南來，在大庾、信豐各駐一個師，蔣介石正戒備他們繼續向北發展。敵人存在矛盾，就可資我們利用。再加上這

个地区的地形复杂，叢山密林，活动方便，便于我們生存和發展。

当时，主力紅軍的長征是出敌意料之外的軍事行动。由于人民群众的積極支持，紅軍的英勇战斗，自贛南到五嶺山区一綫，突破重重封鎖，摧毀了無數的碉堡，給予敌人很大的打击。我們开赴贛粵边时，敌人惊魂未定，因之，情况对我有利。我們出發以前，贛南軍区的主力部队，積極向南面的古陂、安息方面进襲，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我們这支队伍突然向西疾进，行动就比较順利。

到达贛县王母渡，西渡桃江。渡江的船只已悉数为反动派掠去，只能徒涉过江。这夜，烏云遮月，朔風怒号，江水冰冷，中流湍急。涉水过江时，年輕的刘新潮同志，人瘦个子小，江水浸过腰部后，全身飄浮，就給激流帶着滾向下游，冲出数丈，幸好遇到淺灘攔住，才脫險过江。

过江以后，根据情报，贛县王富墟駐了广东軍閥一个連，就派出偵察队在部队前面活动。在王富墟到贛州的大路上，有几家店鋪和茶館，四个偵察員化裝进去，其他人就去破坏敌人的电话綫。偵察員一进茶館，就看見有个胖子，戴着眼鏡，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呼么喝六，架子很大。近处，还有两个背長槍的坐着，象是保护那个胖子的。偵察員立即監視住他們，認出这个胖子是粵

都的反动大地主，革命一起来，就跑到赣州去了，在赣县当靖衛团总。偵察員跑上去就把短槍对着他：“举起手来，繳槍！”他气势汹汹地喝道：“你們是搞什么的？”当他一听到是紅軍，像泄气的皮球軟癱在椅子上，連声說：“是、是，对不起，对不起。”一槍未發就繳到了三条槍。一審問，这家伙是从王母渡回赣州去的，他說：“听说有大队紅軍到了，王富墟的駐軍也已經撤走，就是沒有估計到你們来得这样快。”偵察員进入王富墟偵查后，的确沒有敌人。随后，部队就进入王富墟。

王富墟是一个不太大的墟鎮，有十几家店，香烟、糕餅、水酒、滷菜、油鹽等都可以买到。部队在中央苏区时，由于敌人封鎖，連鹽也吃不上，其它东西更买不到，积了一些錢，听到有东西可买，大家都要求买些东西。領導上覺得情况还好，趁此机会做些群众工作，順便讓大家买些东西。这里虽是白区，但是有革命影响，群众一听是紅軍，燒茶送水，熱鬧起来。我們的宣傳活动立即展开，分別召开了座談会，进行了个别訪問。那边买卖东西的，公买公卖，使長时期受国民党反动軍隊压榨的群众，深受感动，称贊紅軍的紀律严明。这样熱鬧了一个多鐘点，部队才离开了王富墟。这时已与龙迴地区的游击队联系上了，就在离王富墟十几里的地方宿营。

第二天，王富墟逢墟，我們又派人去偵查敌人去向，

一些采买人員也隨去購買食物、文具和日常用品。以后，有些零星人員也請假赴墟，路上絡繹不斷。近午时分，墟場那边响起了槍声，逐漸緊密，隨即偵察員就報告：广东軍一个連回襲王富墟。等我們大隊赶到，击退敌人，赴墟人員已有伤亡。事实上，由于我們采取大部隊行动的方式，敌人就有所聞，开始以为还是主力紅軍的后尾部隊。他們撤走后的第二天，才摸到了我們的底細，又回到王富墟，就与我們的赴墟人員遭遇了。

以后，我們順利地到达油山，与坚持这地区斗争的刘符节、叶明魁、曾彪等同志会合了。刘符节等同志看到李乐天同志帶了大部隊回来，大大振奋，認為贛粵边可以趁此打开新局面。革命群众都热情地讓房子、送鞋子、送菜……。而且連續举行了小型联欢会，李乐天、我、刘符节等同志都講了話，表示了軍民一致坚持贛粵边斗争的决心。接着，圍着篝火打起山歌来，真是一片欢乐景象。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苏区又出来一支部隊，是由贛南軍区參謀長龔楚帶着的紅七十二团。当时主力紅軍已到达湘西黔东，蔣介石又集中很大力量回头对付中央苏区。情况更加緊張了，就繼續組織部隊突圍。龔楚帶的部隊，突破碉堡林立的几道封鎖綫，一千多人的部隊只剩下六百多人到达油山地区。休整一下以后，按中央分局給予的任务，龔楚帶部隊到湘南的桂东、桂陽地区

去了。

贛粵边的情况也趋紧张，广东军阀余汉谋带着一軍人馬又回到了大庾、信丰、南雄地区。二月間，对游击区的太举进攻开始了。敌人从平原伸向里山，公路上筑起堡壘，大村庄駐上部队……。

三月，贛南軍区司令員蔡会文等率部突围，轉战到达油山。这时，中央苏区的情况已更加严重，突围非常困难。在突围的战斗中，贛南省委書記阮啸仙同志牺牲；贛南軍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伤重被俘，以后被敌人杀害。原来一千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百多人，由蔡会文同志和少共省委書記陈丕显同志帶了出来。

四月初，項英、陈毅同志到达油山。

二

贛粵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是在五个地区里进行的。中心地区是油山区，在江西省信丰县与广东省南雄县交界处，山巒連綿，地形复杂，松竹滿山遍野，茶梓树也多。当地人民除种庄稼外，还放松油、造土紙、制茶梓油来維持生活。北山区，在南雄西部以北，大都是原始森林，走几十里看不到天，山上的野兽很多，三、五成群，間或也能看到虎豹。蛇尤其多，夜里躺下去，早晨常常發現大蛇就盤蜷在身边。山里沒有人家，但老百

姓却經常來，打野獸、造紙、采香菇。香菇很有名，叫北菇，銷行全廣東，采菇是當地部分居民的專門職業。信康贛區，即是江西省信豐、南康和贛縣的交界處，包括牛頸、龍迴寺等十幾個墟場，大部為丘陵地帶。南山區，在廣東省南雄縣東南，是南雄和江西省的龍南、虔南、信豐的交界地區。上猶、崇義區，主要是江西省上猶縣、崇義縣和湖南省桂東的交界地區，這個地區分出去以後，因為隔中心區較遠，以後斷了聯繫。

贛粵邊游擊根據地是贛粵兩省的交通要點，聯絡閩贛邊、湘贛邊等游擊根據地，向北直逼贛州、吉安，向南威脅韶關，因此具有戰略意義。敵人極為注目，常駐重兵。

贛粵邊游擊根據地是從烈火中鍛煉出來的。

一九二五年從上海、武漢、廣州陸續回來一批革命的青年學生，贛粵邊開始有黨的活動，傳播馬列主義。南雄中學和信豐采芹小學、崇義過埠鎮普育小學等處，成了活動的中心。一九二六年又從廣州中山大學回來一批革命學生，增加了力量。在南雄以曾昭秀、彭顯模、謝大謙、李樂天等同志為首，在信豐以郭一清、肖鳳鳴、謝維都、曾魁桃等同志為首，組織工會、農民協會，發動工农群眾，出版油印宣傳品“紅旗報”等。

一九二七年三月贛南工人領袖陳贊賢同志被殺害後，贛粵邊各縣普遍展開了群眾示威運動，顯示了革命

力量。四月，蔣介石背叛革命，贛粵邊黨組織將主要力量轉入農村，廣泛地組織秘密農民協會，發動群眾，積蓄力量。接着信豐黨組織發動農民圍城，贛州國民黨反动派援軍到達后，圍城的部隊和群眾分散轉移。随后郭一清、肖鳳鳴等同志轉入地下，繼續進行活動，團結了貧苦農民在黨的周圍。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八一起義軍經會昌向廣東前進時，信豐黨組織派郭一清等同志去筠門嶺迎接起義軍，但未遇而返。同年九月，朱德、林彪、陳毅等同志率起義軍一部經南雄、信豐轉去湘南，在南雄、信豐各留一部分槍支，指示地方組織，成立革命委員會，並在秘密農民協會的基礎上，發展秘密赤衛軍，展開地下武裝活動，在組織上、思想上和武裝活動上為武裝暴動打下基礎。根據此項指示，即以黨員和秘密農會中的積極分子組織游擊小組，除配備一部步槍外，以鳥槍、梭標為主要武器。當年十一月底，潛入南雄縣城，在美香館酒樓誘殺民憤極大的土豪盧焜、麥顯榮等，又相繼在南雄縣的夾河口、新田、大塘，大庾縣的圩里、梅關，信豐縣的九渡水、小河等處打下了厘金稅卡和煙膏局，收繳到槍支財物，取得了游擊活動的初步經驗。這時，朱德等同志在韶關，仍與南雄、信豐黨組織保持聯絡，不時給予指示。贛粵邊又展開了年關鬥爭，在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以農民協會為骨干，普遍地發動反對地主惡

霸逼租逼債，这样就进一步地發動了群众。县革命委员会、农民协会和赤衛队成了半公开的組織，革命骨干经历了鍛煉，在数量上和質量上都有了發展和提高。

广州起义后，贛粵边各县相繼受到影响，在“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口号的鼓舞下，一九二八年二月南雄、信丰等县先后武裝暴动，成立县苏維埃政府，扩大赤衛軍，积极展开武裝活动，襲击伪区公所，捕杀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信丰革命农民一千余人在郭一清、曾魁桃等同志率領下圍攻信丰县城，一时紅旗漫卷，梭鏢林立，在五門土炮和步槍的配合下，攻入下西門，击斃伪巡官李敬官，繳获一批武器。坚持数天后，圍城的暴动部队撤回乡村；于是，信丰县的和平、人和、犀牛、太平圍、大阿一带和南雄县的上朔、大塘、黄坑一带就紅了一大片；查封地主谷倉、焚燒契約、捉土豪杀劣紳、收繳反革命槍支，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广泛展开了。并在信丰、安远、定南边境以赤衛軍为基础，組織紅二十六縱队。一九二八年臘月，紅四軍由井岡山到贛粵边来，在崇义長潭鎮、过埠鎮与地下党会合，在定南龙塘墟与紅二十六縱队会合，斗争局面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一九二九年冬，彭德怀同志率紅五軍經過贛粵边，向湘贛边發展时，郭一清同志率領紅二十六縱队随去，成为紅五軍的一部分。其余武裝繼續坚持贛粵边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四月，紅四軍自閩西南回头，打开了南

康、大庾、信丰等县城，贛粵边游击队作了配合。前委決定將繳获的五百余支步槍全部交給当地政府，巩固和扩大了游击队，在这个基础上組成新二十六縱队，以后成为陈毅同志領導的紅二十二軍的一部分。陈毅同志在信丰城吉安会馆和犀牛万寿宮^①先后开办干部訓練班，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于上述县城打开的同时，崇义、上犹在古达培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武裝起义，贛粵边革命形势起了極大变化，基本群众普遍地發动起来了。青年們扛着梭鏢、土銃，妇女們拿着镰刀，兒童也提着木棍投入了斗争的行列，到处飄紅旗，人人扎紅臂章。土地革命开始了，平倉平田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斗争中，武裝力量也有了發展，以后，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一部編入了罗貴波同志領導的紅三十五軍。

中央紅軍过桃江东去創立中央根据地后，贛粵边形成了拉鋸式的斗争，革命形势几起几伏，長期坚持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时，敌人在这个地区的周圍有三个师，进行了殘酷的“圍剿”，贛粵边游击队多次主动出击。当年四月，击退了地主武裝糾集广东軍閥的进攻；十一月又在龙迴寺地区歼灭贛州进犯的敌人二个团，繳到花机关槍九支、步槍数百支。武裝力量又有了發展。

① 現在的犀牛小学。

这里与中央根据地是密切联系着的，一个晚上就可以通过封锁线到达中央根据地。赣粤边游击队与中央红军能够互相呼应，配合作战。赣州之战、南雄之战、水口之战等大战，游击队均直接参战。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信丰、南康的一部游击队与赣、兴、零武装又编为独立六师，成为红一军团的一部。

然而，在主力红军渡桃江东去后，赣粤边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势。在敌人强大的兵力进攻下，红色地区到处冒黑烟，遍地有血迹，很多村庄烧得片瓦不留。据信丰县下坪墟的不完全材料，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即被烧了六次。这个只有十五个屋场一百五十六户人家的墟场，一共烧去十五座造纸棚、十九间店、十八间大厅、四百四十三间住屋。有些屋场还留下了断垣残壁，有些屋场连烧几次后，连痕迹都找不到了。在斗争中曾昭秀、陈召南、谢太谦、古达培等领导同志相继牺牲。不屈的人民前仆后继地斗争着，由李乐天等同志继续领导着游击大队和革命群众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游击区由油山发展到北山、南山，并且沟通了崇义、上犹区，成为中央苏区的边沿游击区，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成为它的西南门户。

三

項英、陳毅同志來到油山，了解到贛粵邊的全面情況後，指出：敵人踐踏了中央根據地，對各游擊根據地的大舉“清剿”即將開始，如果我們不迅速作好準備是要吃虧的。就在南雄的大嶺下和大庾的長嶺兩地先後召開了幹部會議。

陳毅同志曾對整個形勢作了估計，他說：“紅軍退出中央根據地後，整個革命形勢走向低潮，目前，我們正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高潮過去了，新的高潮還沒有到來。紅軍退出中央蘇區，不是國內階級矛盾的緩和，相反地，正是加深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國民黨反動統治與廣大工农群眾的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國民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抵抗而堅決反共，更加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其賣國的本質，激起人民群眾越來越多的反對，增長人民的抗日要求；而紅軍長征，必然擴大抗日宣傳。抗日戰爭必然要爆發，人心歸向共產黨，新的高潮就會到來，中國革命形勢就會大大發展。現在中國革命雖然暫時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對新的形勢有足夠的認識，採取新的鬥爭方式，發展游擊戰爭，積蓄和保存力量。插一杆紅旗在山頂，尋找適當時機，給敵人以打擊，

粉碎敌人的‘清剿’，壯大自己，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

陈毅同志指出：在历史的大变动时期，对于新形势所提出的新要求，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在当时，从集中到分散，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这一大转变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干部和游击队是在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时期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在赣粤边土生土长，与当地群众有着血肉的关系，地形熟悉，多年来艰苦的游击战争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当然，由于长期分散在敌人后方活动，没有很多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侧重于眼前的利益和局部的情况。另一部分，即来自中央根据地的干部，搞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政治水平较高，但大都习惯于正规场面，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到油山后，人地两疏，语言不通，困难不少。陈毅同志在分析了两方面的情况之后，兴奋地说：“原来在油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现在又有中央根据地的许多干部和部队到来，增加了力量。两方面的同志，各有长短，要加强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短，发挥自己的长处。在互相学习中，尤其要强调外来干部向本地干部学习，外来部队要向本地游击队学习。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游击战争脱离政治的倾向，要加强政策学习，保持和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